

# 历史的客观性何以可能

## ——兼为唯物史观辩护

刘 雄 伟

(吉林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历史的客观性是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界的一个核心问题。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该问题的论争始终是在实证历史学的意义上进行的,即追求历史事件的客观性何以可能。这种实证化的理解和争论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19世纪末以来学界对历史客观性的否认。而学界愈演愈烈的对历史客观性的质疑不仅使得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被片面地丑化,而且也导致了人们对唯物史观的严重误读乃至嘲讽。

**关键词** 历史;真理;人的解放

**中图分类号** K01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13)01—0052—05

### 一、历史的客观性与思想的客观性

自19世纪末开始,学界发动了一场关于历史客观性问题的持久论争。这场论争如此之剧烈且影响深远,以至于直到后现代的今天几乎很少再有人相信历史具有纯粹的客观性了。在这场争论中,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口号首先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在他看来,“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sup>[1](P2)</sup>。但是克氏并不否认历史的客观性,而是转变了对历史的理解。他指出,精神本身就是历史,而“一种我们的精神现在所产生的东西怎么能不确凿呢”<sup>[1](P6)</sup>。历史并不是外在经验材料的积聚和归拢,它作为精神本来就应该精神能动性的产

物,因而它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继克氏之后,其弟子柯林武德更加明确地指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即“思想史、并且一切的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sup>[2](P303)</sup>。很显然,柯林武德也并不是在否定历史的存在,而是试图以“重演过去的思想”的方式来展示历史。尽管克罗齐及柯林武德一再申诉历史的确定性、客观性,但当其把历史归结为当代史、思想史时,历史客观性的基石已经动摇。克氏及其弟子的口号在警示史学家:历史永远只能是历史学家叙述的历史,而不可能是自在的历史本身。

众所周知,19世纪是号称历史学的世纪。以兰克为首的史学家们对历史存在的客观性深信不疑。他们坚信,只要史料足够真实、齐全,就能够消除史家认识中的主观偏见,从而达到对历史本来面目的还原。历史学俨然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史学家的天真、自信显然来自于近代

收稿日期 2012—10—01

作者简介:刘雄伟(1983~),男,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吉林大学文学院讲师。

以来迅速兴起且获得巨大成功的自然科学的影响。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对自然规律精确无误的表述极大地征服了人们,以至于不少史学家试图非批判地将其移植于对历史的研究。然而如此这般的强行套用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史学家们从来没有能够在历史领域中找到令人信服的历史规律。这就导致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深刻差别。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在历史领域的不成功应用导致了极为严重的理论后果:人们开始否认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康德在1781年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试图为人类的认识划清界限。在他看来,知识由先验观念和材料共同组成,因此,人类只能认识现象界而无法通达物自体。康德的先验哲学很好地解释了自然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但在历史领域,康德自觉地引入自然目的论来论证普遍的历史知识(先验的历史),即把历史看作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然而,自然目的论的引入自然而然地弱化甚至摧毁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以至于康德的后继者“往往在反对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的名义下,片面强调价值论或目的论而否认历史的合规律性,从而就在一个根本之点上背离了康德的主旨”<sup>[3](P40)</sup>。一定意义上,克罗齐、柯林武德在史学界所引起的人们对历史客观性的质疑可以说是康德所发动的认识论革命最终在史学界的波及。

克罗齐和兰克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历史”的理解上。兰克将历史理解为素朴的编年史,所以他试图通过科学的史料考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克罗齐则反对对历史作编年史的理解,认为历史本来就是精神。兰克对历史的理解无法使历史学获得科学的尊严,而克罗齐对历史的理解则极易堕入历史主观主义的窠臼。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自此之后史学理论界几乎一边倒地以思想的客观性问题为中介而否认历史的客观性。

把史学等同于诗学、文学的实质,就是片面强调史学家历史认识的主观性,而否认认识历史的可能性。对此,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首先在理论上回应了质疑历史客观性的挑战。在他看来,那种把历史仅仅理解为主观认识的产物实质上根源于对思维自身的抽象理解,即把意识抽象化为僵死凝固的绝对基点(知性)去“观”历史,最终把历史意识化。针对于此,黑格尔提出,思维并不是外在于历史的,思维的辩证生成就是历史,或者说,历史在实质上就是人类认识的辩证发展史。只有人类认识史的辩证发展才深刻地表征了历史的本性——人类文明的客

观演进。知性是有限而片面的,因为它只是辩证思维抽象凝固的结果,因此,只有将知性转化为人类认识史的一个内在环节才能使其获得具体内涵和现实意义。可见,正是历史——认识史、文明史——的客观性保证了意识的有效性、思想的客观性。对于那种脱离人类认识史的辩证发展,而囿于知性立场来质疑历史客观性的理论路径,黑格尔斥之为思想的主观任意。黑格尔在其几乎所有的著作中对知性都进行了近乎苛刻的批判(吴晓明语)。正是奠基于历史,意识消解了近代以来主体性哲学所造成的主客二元论而获得了现实意义。历史作为意识现实的存在方式,是现实意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它理应具有无可置疑的客观性。哲学一直以来对思维凝固、现成的抽象理解被黑格尔改弦更张,思维被内化入辩证的因素而获得生成性、历史性。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对历史的存在论理解也为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创造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黑格尔以思辨的形式所表达的人类文明史的演进逻辑,即人类文明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人既是创造历史的前提,又是历史创造的结果。这种人自身作为“前提”和“结果”在历史中的辩证生成被黑格尔十分深刻地揭示了出来,尽管是以抽象的方式。马克思说,“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因为他把劳动看作自己活动的结果”<sup>[4](P101)</sup>。然而遗憾的是,由于黑格尔从异化出发,把人等同于人的自我意识。因此,尽管他奠基于历史而实现了对意识的现实理解,但现实的意识并不直接就等同于现实的人。在黑格尔那里,现实的历史依然被遮蔽着。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绝非是无限的意识性存在,相反,自然界对人始终保持着无限的优先性。自然界对人自身的优先性既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积极界限(即自然界的无限存在使得人类对象性的活动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成为可能),又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消极界限(即自然界的存在使得人类永远无法消灭自然而成为一个绝对的“惟一者”)。因此,人类感性的物质活动(而非抽象的精神劳动)才是整个世界非常深刻的基础。只有立足于感性的物质实践才能理解历史及现实的个人,因为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人与人、人与自然才形成现实的关系,并由此而产生新的需要,人及其历史才得以生成。由于不理解实践的革命意义,黑格尔抽象的精神运动史所确立的思想内涵逻辑,只是为历史找到了抽象的表达,但它还不是现实的历史。马克思认为,人类现实的实践活动远比静观的认识活动本源、源始,或者说,认识活动只是人类现实的实践活动的一个内在环节。区别于黑格

尔,马克思在确证人类实践活动的客观性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历史客观性的理解。人类客观的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生成的客观历史决定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决定了思想的客观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人们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人类现实的物质活动奠定了历史进程的客观性,反过来说,只有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自觉才能真正地理解“现实的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使命正是要使人类自觉实现历史的客观演进并在此基础上掌握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使命,从而现实地追求人的解放。马克思着力于对作为现实历史发源地的市民社会展开深入批判和剖析,并由此得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深刻论断。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科学地推导出前资本主义“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可见,人类实践活动的客观性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历史的客观性,才是思想的客观性问题的真实秘密和基础。

## 二、历史的客观性与真理的历史性

尽管黑格尔不理解人的本源性存在方式而直接将人等同于人的自我意识,但他对自我意识的辩证理解却又以思辨的方式表达了现实人类的实际生存。绝对理念并不是僵死凝固的现成存在,而是始终处于历史性的生成过程中。它总是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而实现自我肯定,即获得越来越丰富的规定性和越来越具体的内涵。黑格尔意在说明,现实的人类意识并非僵死凝固的知性,而总是传承着既定的人类文明,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这种人类认识史的辩证发展就是真实的历史。黑格尔对意识的辩证理解以及对人类历史生成性的自觉,不但消解了近代以来主体性哲学所造成的抽象知性,而且在一定意义上终结了人们对永恒真理的迷恋。因为人们对永恒真理的确信正是基于对现成凝固的认识主体的承诺,或者说,只有当现实的人被神化为超历史的绝对认识主体时,他才会迷恋于对永恒真理的追求。

一直以来,人们总是不自觉地跳过对认识主体的反思(古代哲学)或者干脆将认识主体独断为绝对的现成存在(近代哲学),去追求所谓的永恒真理。认识只能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认识,但古代哲学却从未考察人的认识能力而独断永恒真理的存在。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以来,

虽然人们开始自觉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但却又把认识主体僵化为一成不变的绝对主体。与此相应,真理则始终被界定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存在。历史被排除在真理的门槛之外,甚至被指责为真理的对立面。黑格尔认为,如果把有限而片面的知性从人类认识史的辩证发展中超拔出来,使之获得无可置疑的绝对地位,自然而然会去追求不以主体为转移的绝对客观存在。但是,一旦预设了主体超历史的现成性和客体的绝对自在性,主体通达客体的任何可能道路也就先行地堵死了。在黑格尔看来,“我思”或主体不可能在历史之外,而只能深深地根植于历史之中,并且只有在历史之中才能真正生成和获得现实意义。既然认识主体本身就始终处于辩证的生成之中,那么,作为认识对象的真理就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可能具有绝对永恒的意义。由此,黑格尔通过击碎主体性哲学一直以来承诺的“理想主体”而打破了人们“有永恒真理”的信念,使得真理获得历史性的内涵。应该说,黑格尔对意识的辩证理解和对人类生成性的表征先行开启了现代哲学对历史的回归。马克思、海德格尔等众多大哲紧随黑格尔所肇端的理论路径,以不同的思想方式发起对永恒真理的质疑和挑战。当然,现代哲学提倡重启对历史的回归,并不是教导人们放弃对真、善、美本身的追求,而是要求人们抛弃神的面纱,以人的目光去观照属人的生活世界,并以此真实地探求属人的“应当”生活、人的现实解放。应该说,在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之后,考究如何以人的目光来审视人类自身的生活已经成为现代哲学的根本主题。

黑格尔以人类思维的辩证运动确立了历史的客观性、真理性,又以历史的客观性确保了思维的现实性,这是他的深刻之处。但是,由于黑格尔对现实的“社会意识”即资本主义所确立的自由原则的非批判态度,使得他在消解永恒真理的同时又把自己的哲学永恒化了。黑格尔处心积虑地确立的辩证法批判原则最终被窒息在他的体系里。他的历史哲学同样沦为可以套用在任何时代的万能公式。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指认他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

马克思重启在黑格尔那里窒息的辩证法的批判本性,着力于对现实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进而去真实地探索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才是人本源性的存在方式,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正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只有奠基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才能真正理解、确证人类历史的客观演进,反过来说,只有确立了以实践

为基础的人类历史的客观进程,才能真实地理解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对人本性存在方式——感性的物质活动——的真切体认,使得马克思开始自觉考察人们实际的物质交往和经济活动。在对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特定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考察中,马克思发现,由于私有制和分工的存在,人的生命异化了,现实的个人由于受到抽象资本的统治而变得同样抽象。现实的物物之间的平等交换关系遮蔽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所谓的国民经济学家不但不质疑资本主义的前提——私有制,反而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将资本主义特有的概念、范畴超历史化、永恒化,把资本主义看作历史的终结和永恒真理的实现。国民经济学家只看到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等价性,而看不到私有制条件下资本逻辑运转所产生的贫困。因此,表面上国民经济学家是在客观如实地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律,而实质则是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卢卡奇说得好:“自然科学的认识理想被运用于自然时,它只是促进科学的进步。但是当它运用于社会时,它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sup>[5](P39)</sup>国民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特有的概念、范畴永恒化,只是资本主义内在机制运行的现实需要和必然结果而已。黑格尔同样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只是看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暂时性,鼓吹资本主义对历史的终结。针对于此,马克思着力于揭示资本主义在平等的商品交换下所隐藏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由此而发现了人类历史的运动规律。就资产阶级所发动的政治解放打破封建主义等级制下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来说,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政治解放并不等同于人的解放。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独立性依然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之上,或者说,一部分人依然通过物的中介实现着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资产阶级通过物(资本)的中介来间接地统治和剥削无产阶级,使得人们陷入一种幻觉,好像人们已经彻底摆脱了对他人的依附,完全获得了自由。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下,人们更加不自由,更加受到他人的统治。但马克思也同时发现,资产阶级在致使贫困绝对化的同时客观上也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马克思由此提出,人类现实的历史任务是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解除资本对人的统治,实现人的解放。但“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sup>[6](P40)</sup>。对于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可以套用在任何时代的万能公式,马克

思尖锐地指出:“这样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sup>[7](P130)</sup>可见,马克思只是着力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探寻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而无意去发现什么永恒规律或绝对真理。

### 三、历史的客观性与解放的现实性

黑格尔消解了近代以来主体性哲学所造成的“我思”或主体的抽象性而确立了意识的辩证性、生成性,即现实的意识只能是历史性的意识,它既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结果,又是人类文明得以创生的前提,并由此构成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内在环节。黑格尔把对意识的现实理解奠基于人类文明的客观演进,又以人类文明的客观演进展现意识的辩证生成,最终实现现实意识与人类文明的辩证统一、整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这种思想的内涵逻辑扬弃了近代以来长期争论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达到了对思想客观性的奠基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不应囿于知性立场,以思想客观性的追问质疑历史的客观性,而应以历史(文明史)客观性的自觉来确保思想的现实性、有效性。历史作为理性的展开必然合乎理性,而不可能杂乱无章或毫无意义。只有囿于知性立场,人们才会不自觉地把历史误解为无意义的史料堆积加以拒斥。因此,对历史的哲学考察,并且也只有历史哲学才是对历史的真正研究。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声称,他的历史研究“并不是从世界历史作出一些普遍的观察,再从世界历史的内容举例来阐明这一些观察,而是世界历史的本身”<sup>[8](P1)</sup>。对于历史中的必然与偶然的关系问题,黑格尔提出了著名的“理性的狡计”,即理性“驱使热情去为它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里发展了它的存在,因而热情受了损失,遭到祸殃”<sup>[8](P30)</sup>。虽然黑格尔从意识出发理解现实的个人及其历史,最终把历史理解为抽象的理性史,但他自觉以历史的客观性为个人意识的现实性奠基却是一大卓越的理论贡献。黑格尔以思辨思维在意识哲学的窠臼内最大限度地解决了思想的客观性,在此意义上,他是整个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

在黑格尔之后,马克思和克罗齐分别沿着不同的路向扬弃了黑格尔的历史概念。克罗齐认为,黑格尔以绝对理念的自我展开阐释历史的本性,也就是把历史理解为思想运动的历史。也就是说,人类对历史的认识不外是以现在的思想去演绎过去的思想。在此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当

代史、思想史。克罗齐历史观的滥觞是对历史客观性的否认,即只肯定历史的主观意义,而否定历史的客观实在性。笔者认为,就克罗齐指认黑格尔把历史抽象为绝对理念的展开,进而彻底使得历史屈从于逻辑来说,他是深刻的,但就其把黑格尔以思辨的方式所表达的历史的辩证运动仅仅蜕变为当代史、思想史而言,克罗齐又是肤浅的。真正有效继承、积极扬弃黑格尔历史概念的当属马克思!

马克思同样指认黑格尔对历史的抽象理解,但他却敏锐地发觉黑格尔以思辨的方式所表达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形式。具体言之,绝对理念的自否定运动十分深刻地阐发了历史创造主体作为“前提”和“结果”的辩证统一。黑格尔看穿了以往哲学对思维的知性理解,而没有自觉到知性的有限片面性,所以他提出,只有奠基于生成性的历史,意识才能获得现实性的理解。然而黑格尔的悖论在于,如果把绝对理念理解为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体,势必把历史的哲学变成哲学的历史,势必把真正创造历史的现实个人抽象化为历史的客体、谓语,从而造成历史主客体的颠倒。对此,马克思批判道,绝对理念作为一个无法进行真实对象性活动的“唯一者”,“只是思辨的、抽象的产物”。因为非对象化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因此,尽管黑格尔“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sup>[4](P57)]</sup>。在马克思看来,人首先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认知主体,而是在从事真实的对象化活动亦即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才是人本源性的存在方式。正是在对象性的生产劳动中,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才得以生成。黑格尔“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sup>[6](P54)]</sup>,而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方面,因此他并没有切中、深入历史。马克思提出,历史并不是由意识的辩证发展而不断生成的思想的内涵逻辑,而是以人的感性活动为中介所形成的历史的内涵逻辑。就是说,正是在感性的物质活动中,人与世界才不断地实现否定的统一,历史才得以辩证地更新。历史的主体并不是奠基于人类认识史的自我意识,而是奠基于历史性的物质关系中的现实个人。当然,从理论传承上看,如果没有黑格尔奠基于理性史而对人的意识的现实觉醒,很难产生出马克思基于现实历史而对人类解放的探寻。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的创造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

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sup>[9](P549)]</sup>。历史规律正是在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不断生成的,绝没有脱离人的活动的历史规律(永恒真理)。如果把人的活动和历史规律割裂开来,势必会把人的活动夸大为偶然的随心所欲和主观任意,而把历史规律抽象化为僵死教条的永恒绝对。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物质关系的深刻批判而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在此意义上,历史规律是自由的逻辑,即把对自由的追求诉诸于对历史的考察,并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来探寻现实的人类解放。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精准表述,又是无产阶级的“武器”,或者说,正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它才成为无产阶级的武器。然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sup>[6](P9)]</sup>。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自觉地以理论的方式指向了现实。

黑格尔承诺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认为思维演进的逻辑就是存在运动的规律。因此,历史作为存在理性的展开不仅具有主观逻辑的意义,而且具有客观逻辑的意义。借助历史概念,黑格尔消解了近代以来僵化了的主客二元对立,实现了为思想客观性的奠基。马克思则认为,历史的客观性只能奠基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客观性。在马克思这里,思想的客观性由一个理论问题而转化为实践问题,亦即人的现实性和力量的问题。通过对历史规律的发现,马克思把解释世界的旧哲学扬弃为改变世界的新哲学,为人类的解放指明了现实道路。

#### 参考文献:

- [1]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2]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3] 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5]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8] 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责任编辑:谢雨佟]